

名家笑侃
相声圈

幽默
睿智的
王佩元

王佩元◎口述
启贺◎执笔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幽默 睿智的 王佩元

王佩元◎口述 启贺◎执笔

城園煉年錦演員開國者謙贊侃延堅元言年
 不愧梨磨十第演心方高下口不拖子佩元
 不道持柴汰名器真更腰唱疑不骨是煩過
 首小寒台挫壇做品貧學李誤分就權非南
 回首少暑拜遇曲行人低恩執言解坐楷跪
 年慧力唯緣下雅雅琴我徒友去義准詩做
 年宇騰智運臨白氣謙不善愛朋求仗標油
 己強知惜無不澤又經漢并親來抗論打仍
 元本奮學功大界台炎人師結育理友做弟
 元天勤說隊功曲兼需為善善遇說交余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默睿智的王佩元 / 王佩元口述 ; 启贺执笔.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4
(名家笑侃相声圈)
ISBN 978-7-201-11655-6

I. ①幽… II. ①王… ②启… III. ①王佩元-生平
事迹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744 号

幽默睿智的王佩元

YOU MORUIZHIDE WANG PEIYUAN

王佩元 口述 ; 启贺 执笔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作稳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插 页 4
字 数 21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父亲与徒弟田连元



少年王佩元



与苏文茂先生



佩元一家人



佩元夫妇



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走进温哥华



抗洪慰问



巴西合影



左起孙福海、王佩元、
马三立、刘亚津



与常宝华先生



与马季先生合影

序

我的师父佩元先生自幼因家贫而走上从艺道路,进入天津市曲艺团这个曲艺圣地深造学习,近距离接触了众多独领风骚的艺术大师。深深被他们身上精湛的表演艺术所吸引,而这些艺术家们对他也是格外青睐。在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的时光中,他得到了全面的艺术滋养。无论是技艺上还是艺术观上,都得其三昧。

侯宝林、马三立、常宝霆三位大家是相声界公认的领军人物。而佩元先生曾得到过他们的亲炙,乃至耳提面命的指点与教化。加之佩元先生个人的聪慧和勤奋,他对艺术的领悟是深刻的,继承上是全面的。细心的朋友们可以从他的相声里发现侯宝林先生的潇洒飘逸、境界高远;马三立先生的技法精妙、人物鲜活;常氏相声的火爆炽烈、表演性强。他不是简单的模仿和照搬,而是融化到自己的血液里,自然生发。

他虽然多是以捧哏角色出现在相声舞台上,可他对相声的拿捏和驾驭使每一段经他创作、改编、表演的相声都熠熠生辉。

佩元先生不仅仅是相声演员,还是曲艺杂家。得天独

厚的从艺经历和特殊时代对他的磨炼,使其对曲艺的其他曲种也熟稔于胸。李润杰的快板书、石慧儒的单弦、骆玉笙的京韵他都能如数家珍入木三分地加以分析讲解。更是曾经得到过王派快板创始人凤山先生的口传心授。

佩元先生还是一位相声教育家。无论同行还是业余爱好者向其求教,他都是热情耐心地辅导,能示范有理论,鞭辟入里一语中的。他虽已功成名就,却对后辈提携有加,不辞辛劳甘当绿叶。他身上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心传承着相声艺术。

对待徒弟,他身教重于言教,其为人的刚正不阿、通情达理乃至无私奉献的精神都是有口皆碑的,在其身上充满着难能可贵的正能量。

师父对父母、长辈的孝顺也是圈内圈外有目共睹的。他总说:留给儿孙金山银山,不如留下“德行”二字。这是其人生观、价值观的超脱,也格外深刻、不世俗。

我有幸作为整理者将佩元老师的口述加以记录,这也是一次更加全面深刻的学习机会,并深深地为师父坦诚风趣的叙述所感染。同时,还要感谢福海先生多次诚心邀请佩元老师著书立说,才有机会将师父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经验保存下来。

谨以此为序,祝愿恩师佩元先生永葆艺术青春,将相声艺术发扬光大。

启贺

目录 Contents

家贫出“笑”子	1
严师出高徒	5
柳暗花明	12
苦中作乐 清心寡欲	22
承包演出队	26
《并非讽刺裁判》	32
拜师常宝霆先生	39
四世同堂	44
迷失与彷徨	46
入伍海军	54
穿上军装	61
结 婚	67
我的家庭	70
风采卓越的侯宝林	75
我眼中的苏文茂与朱相臣	81
孙悟空与如来佛——马三立与赵佩茹	93
我的恩师常宝霆	172
严师与明师——记朱学颖先生	176

清新脱俗的石慧儒先生	180
快板书一代宗师李润杰	182
天津市曲艺团老团长赵魁英	183
浅谈相声属性及术语	187
赠佩元小弟	194
我的挚友王佩元	196
甘当绿叶——我与恩师王佩元的相识	198
红花总需绿叶扶——常贵田、王佩元《对春联》赏析	202
挂“王”	207

家贫出“笑”子

我出生在艺人家庭,我父亲是西河大鼓演员,叫王起胜,如果健在,今年 98 岁。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 9 岁才上学,每年只有 2 元的学杂费,我却还总是去申请学校免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也是出于自尊心,我在 11 岁的时候报考了河西区戏曲学校(坐落在今天的闽侯路 20 号)。

我父亲坚决反对我报考戏校,因为他就是艺人出身,深知学艺之苦,所谓“干一行恨一行”。我能理解父亲的心思,但仍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学艺道路。

我们是住校,可我家却摊不上一人一床被,我就背着奶奶卖冰棍的白箱子,拿着一个旧的小尿桶来到学校报到。每天晚上睡觉,我都向岁数大我一点的同学说:“哪位大哥哥带着我睡,晚上我给您倒尿。”

严格地说,我的相声开蒙“老师”是赵伟洲先生,他与我同岁,都是属牛。赵老师教给我的第一个段子是《绕口令》。那时的赵老师身上有一种小昆虫(就是虱子),我不知道,反正就看见它颜色很鲜艳,是绿的,像缅甸翡翠。每天,赵老师带着我选择一块阳光充足的阳台,然后脱下绒衣递给我说道:“大头(我的绰号),你给我择小虫子,我教

你《绕口令》。”

赵：“说，扁担长。挤。”

“啪。”（挤虱子）

我：“扁担长。”

赵：“板凳宽。挤。”

“啪。”（挤虱子）

我：“板凳宽……”

没几天，赵老师就不教我了，倒不是他保守，也不是他会的少，是因为我身上的小昆虫比他还多了。现在想起来，怪不得我快板说的像挤虱子呢。“啪、啪、啪……”

在戏校，我们名义上的老师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可是我到了戏校半年也没见过刘老师。古代学子有递门生帖之规矩，我和伟洲虽然岁数小但粗知礼仪。一日，我俩捡了两张废汽车票，上了从下瓦房开往丁字沽的3路汽车。两个多钟头以后，大约上午10点来到了刘老师家。“啪啪啪”，我们叩打门环，刘老师走出：“哎哟，你们俩来的不凑巧，我今天闹肚子，你们回去吧！”今天回忆起来，我相声说的不杂乱可能与刘老师的不接待有关。

还是在赵老师的带领下，我学会了《绕口令》《报菜名》《对春联》。1962年年初，河西区戏曲学校解散，各个区的曲艺团来学校挑选学员。说起来我和赵老师……太幸运了！天津市曲艺团团长赵魁英先生和相声艺术家苏文茂先生挑上了我们俩，到天津市曲艺少年训练队继续学习。少年

训练队隶属于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由天津市曲艺团负责培训。实际上,我们隶属于天津市戏曲学校曲艺班,我的中专毕业证就是天津市戏曲学校曲艺班颁发的,还盖过公章。

到了曲艺团,我们要想上台演出必须经过前辈老师的例行检验。那一天,除了张寿臣先生外,常连安、郭荣起、马三立、李寿增、赵佩茹、常宝霆、苏文茂等等前辈都在场。我们被审查的段子是《绕口令》,当时紧张得我体似筛糠,伟洲头如鸡奔碎米,要说还是伟洲久闯江湖,比我哆嗦得好一些,我是整体的,他是局部的。反正我往台上一走便浑身哆嗦,先是左边脸冲着老先生左边哆嗦,心想:“换另一面!”结果右边脸冲着老先生右边哆嗦。“不行,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正面冲着老先生脸全哆嗦。这种技法,仅次于白全福先生。记得当时,赵佩茹先生笑得直流眼泪:“别难为孩子了,我们通过了。太可爱了这俩孩子。”由此,我们两个



与赵伟洲表演《绕口令》

13岁的小孩真正走上了曲艺舞台。

这一天上午队部通知“新学员”下午两点到河东地道外郭庄子剧场演出。我们被安排在第三场,表演的节目是《对春联》。也许是因为我们俩岁数小人缘好,反正观众非常欢迎,受到了好评。可没想到也引起了老学员的嫉妒,说道:“哼,当初我比你们俩还火。我们还给毛主席演出过呢。”我和伟洲隐约感到了作为新学员被欺负,不敢喘大气,只能暗暗咬牙。可由于那天演出的效果强烈,我们这对小搭档由三场变成了攒底。我们心里美:“甭管怎么样,我们也大轴了。”

在这一年里(1962年),对我和伟洲打击最大的是八月十五发月饼。我们这几十个学员每人发两块月饼。我们俩人演出结束后跑回曲艺团,兴致勃勃直奔两块月饼而去。没想到来到食堂打饭,只是给了我们饭和菜。我问道:“我们的月饼呢?”厨师说:“你们是新来的,没有月饼。”闻听此言,我俩大吃一惊,我们跑到了海河边解放桥下抱头痛哭,在万分悲痛之中,伟洲猛地冲天呐喊一声:“佩元,咱俩一定好好说相声。成了角儿,挣了大钱咱俩吃个桂顺斋去!”(太爱月饼了)这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

回忆起来,我们那时候学相声是因为穷,又因为是“新学员”被歧视,而我们发奋是因为“月饼”。然而在1963年,我们随着曲艺团老师南下三个月的学习,让我们俩开始较自觉地学相声了。

严师出高徒

在曲艺团,开始由郭荣起、张庆森两位先生给我们上大课,后来我们也有了专门的老师定向培养。赵伟洲的专职老师是苏文茂先生,我的专职老师是朱相臣先生,我们的技艺在老师们的细致要求和精心雕琢下进步着。

1963年春,我们跟随老师到南方演出三个月,那时候我切实感觉到了老师的严肃、严格、严厉、严谨。当时,给我和赵伟洲上的活是《论捧逗》。老师在台上演,我们在台下看,休息时间老师又给我们一字一句地排练辅导,态度相当严肃认真,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各位老师的教学似乎也在争个高低,看看到底谁教出来的学生更加争光露脸。可我和赵伟洲毕竟是小孩子贪玩,弹球、溜楼梯,满处淘气。记得是在安阳,我们到老师住的房间汇报功课,东一句西一句不成样子。老师们沉着脸说:“昨天去玩了吧?行了,你们俩出去站着。”当时,我俩都觉得事态严重了。平时老师牵着我们的小手,叫着我们的小名,是那么亲切,怎么今天一下子变得那么严厉了?现在回想,老师当初的严厉是对我们的负责。

天空下着小雪,我和伟洲站在院子里想:“坏了,老师



南下演出

急了。我们怎么办？”这时，还是给我开蒙的伟洲头脑比较灵活，只见他也不知手里拿没拿着蒜瓣，反正一抹眼睛眼泪就下来了。其实，老师一直在屋里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伟洲哭了，立刻冲我们说：“进来吧。”苏先生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教育，我们，主要是伟洲也向老师做了深刻检查。这时，朱相臣先生才说话：“孩子，其实我们这是为你们好。把你们带出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好好学活呀，你们整天贪玩能有长进吗？咱们相声就得精雕细刻，就得呀……”朱先生把双手十指交叉，说道：“就得严丝合缝。”朱先生左手小拇指缺少一节，这么一比划就被伟洲看到眼里。

朱先生问道：“明白了吗？”

伟洲说：“明白了。”

朱先生接着问：“明白什么了？”